

焦雨溪——著

山·宇·河·宙



山 与 河 之 间 相 隔 一 个 宇 宙

非外借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山 宇 河 宙

焦雨溪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字河宙 / 焦雨溪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321-6467-7

I. ①山… II. ①焦…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7210号

责任编辑: 崔 莉

装帧设计: 钟 颖

责任督印: 张 凯

书 名: 山字河宙

著 者: 焦雨溪

出 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 品: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0020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www.storychina.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6.125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1-6467-7/I·5163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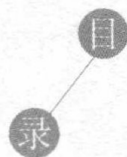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701)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

联系电话: 021-64338113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 021-65376981



• 废墟是绿鱼的森林 / 1

• 竹篮子 / 13

• 听说 / 21

• 我最好朋友的日记 / 33

• 蓝色杳杳很悲壮 /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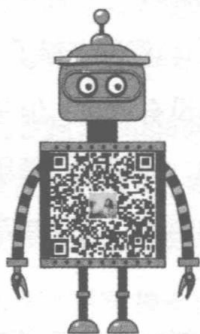
• 山宇 / 67

• 河宙 / 125

废墟是绿鱼的森林



扫我，扫我
和焦雨溪一起进入多维宇宙



池梦鲤没有坐上姥姥的轮椅，而是在轮椅上放了许多湿泥，让爬山虎落下来，在轮椅上继续生长。

池梦鲤坚信那些老旧干涩的爬山虎会在她紧紧锁上门后，从这些肥沃的湿泥上冒出青涩的芽，再生机勃勃地以座椅为根据地蔓延，游走在这个房间里所有它们能触及的地方。最终它们会紧密地填满这个密封的房间，将姥姥困在里面。

姥姥很喜欢植物，她告诉池梦鲤：“植物都是很幸福的，它们只知道尽力去汲取养分，而不在于有没有养分存在。”

现在池梦鲤回到姥姥家时只能住在楼下——二楼唯一的房间被池梦鲤变成了植物园。这个散发着姥姥特有味道的老洋房扎根在深山中，走到最近的村落也要一个钟头。池梦鲤就是在这里长大的，直到该上学的年纪，她才被父母接到大城市，只有寒暑假回来。

老洋房的外面有个现在已经爬满绿苔、瓷砖堆砌的池塘。



姥姥生前还会打扫它，使池梦鲤透过池塘里并不那么清澈的、雨天储存的积水，还能看见底部绿色的瓷砖——当然后来池梦鲤知道是因为姥姥无法打扫水底所以白色瓷砖变绿了。

在池梦鲤的记忆中，这个池塘从来没有过鱼，但是母亲曾经告诉池梦鲤，在生池梦鲤的前一晚，她梦到池塘里有一条绿色的大鲤鱼。这也是池梦鲤名字的由来，而姥姥常叫她小名“阿绿”。

姥姥去世后，老洋房二楼的房间全都被池梦鲤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植物。一开始花盆一个接着一个，坚硬的瓷器花盆紧挨在一起使她必须用一个长长的喷壶为屋子里面的植物浇水。后来池梦鲤学聪明了，将花盆舍去，直接在房间里铺上厚厚的土，将那些植物像庄稼一样依次排好，中间留出一行行的过道。

池梦鲤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回到这里，买了个长嘴喷壶。她要拿着长嘴喷壶行走在它们中间，以前是她要在前排遥远地伸手去够它们，现在却能像个拿着利剑的将军，一下下水柱直指它们的花蕊。有些脆弱的花由于水柱喷射离得太近，直接耷拉下来，还有些茎细的植物直接被喷壶过于猛烈的水柱折断……

这是池梦鲤的四十岁，她皮肤有些发黄但用粉底遮一遮也还不错，她长了许多中年女人特有的皱纹，因为有见人就

笑的习惯，所以为自己的开朗付出了比同龄人更重的法令纹的代价。但是她的皱纹在众多男士的眼中具有快乐的感染力。她是一家小报社里不怎么受重视的记者，闲的时候很多，从来没机会跑大新闻的现场，上司总是安排她去采访一些花了钱要做宣传的商人，有时是卖猪肉的，有时是搞运输的。

池梦鲤和林结网就是这么认识的。

那次池梦鲤被安排去采访在市里开了十家连锁海鲜店的林结网。与往常采访的老板一样，林结网颇有派头地带着一个秘书和一个司机，外加两个保护他安全的保镖。说起来有些做作，似乎是林结网看多了古惑仔之类的黑帮片，采访那天是夏季的阴天，但是两个保镖都戴着墨镜，而且在近四十度的高温下穿着黑色西装和皮鞋。

池梦鲤不禁暗暗发笑，她觉得保安现在快要中暑的状态，已经虚弱得需要被人保护了，两个西装大汉站都站不稳，隔着老远都能嗅到他们身上的汗味——真是“西装大汗”啊，池梦鲤不禁笑出了声。

林结网是最后一个从面包车上下来的，长得是暴发户的模样，比其他老板好一点的是他的啤酒肚小一些。

那天的采访很愉快，后来林结网联系池梦鲤，说是要改名字。他觉得池梦鲤是个文化人，能给他一些建议。当初他做渔民的父母从书上查了一句“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就给他起名叫林结网。林结网很认真地说：“你觉得叫林渊怎

么样？”

但很快两人开始约会后，林结网就放弃了改名的想法，这个现在满身古龙水味代替了从前鱼腥味的老板，觉得自己的“网”可以网住池梦鲤这条大鱼。他还把这个自认为浪漫的想法说给池梦鲤听，池梦鲤笑着点头。

不过很快就和从前的每段感情一样，池梦鲤从林结网天罗地网的爱中脱身了。池梦鲤离开的理由并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个理由是从一件很小的事情上萌发出来的。

只是因为某天林结网因为一笔大生意要谈，把约会推到了第二天。池梦鲤就由此看到了这段感情的不纯粹，她将这件雨滴一样的小事封存在自己心里，发酵成一场大海啸，她害怕了。

她离开的方式和对待以往的情人无二，她会逐渐减少两人见面的次数，比如林结网约她三次她出去一次，后来干脆说没空；她还会无缘无故的冷漠，有时林结网正在规划两人出国游行的计划，她嘴上答应着，但当林结网列举出欧洲的一系列国家，每一个都会被池梦鲤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否决……

中年人是知趣的，林结网的电话渐渐少了，后来再也没有打来。

姥姥去世之前，池梦鲤都很喜欢坐在姥姥的轮椅上，轮



椅很有弹性，坐很久也不会屁股疼。姥姥并没有丧失行走能力，她只是关节疏松，走路多或者站久了容易腿疼。于是姥姥用退休金给自己买了一个轮椅，这样她就可以自由地穿梭在家里，“阿绿”、“阿绿”地呼唤着池梦鲤。从池梦鲤有记忆开始，在姥姥家的日子就可以睡到自然醒，她在木地板上打着滚，用没刷牙的嘴大叫姥姥，姥姥就会推着轮椅过来，抱着她去刷牙洗脸，再细小的事情也要亲自照顾，姥姥的爱全部只给池梦鲤。有时较冷的天池梦鲤醒来，看见姥姥坐着轮椅穿梭在院子里，把花盆一个个摆好——姥姥的花都种在花盆里，这样天冷时她可以把它们搬进搬出不至于冻死。

春天的尾声，姥姥会用院中怎么也长不大的小槐树的槐花做粥。爬山虎在四季中都是姥姥的背景墙，它变换着颜色，放肆地延伸着，带着无声无息的激烈。

池梦鲤被母亲接走的前一天梦见自己变成了爬山虎。梦的视角是她作为爬山虎的触角，快速地穿梭在灰色的水泥森林和十字路口拥挤的人群中，不知道扎在哪里才好。梦里她思考了很多，扎在任何一处，都不是绝对安全的。马路上会被车压，公园里会被人踩，住户的花盆则会被随时扔掉……梦里变成爬山虎的池梦鲤害怕极了，只要离开姥姥的洋房，似乎没有纯粹与安宁的地方可以栖身了。

但池梦鲤还是很快融入了大城市的生活，她学会了化妆打扮，穿着清秀的学生制服走在大街上，快迟到时奔跑在地

铁站里，课间与女生们谈论时尚，她都应付得来。

高中时期池梦鲤喜欢上了自己的班主任迟老师。迟老师戴着枪色框的眼镜，有些像某个新闻联播的主持人。他教地理，徒手可以在黑板上画出整个世界，右手在黑板上一挥就是一个像是用圆规画出来的圆。迟老师接到了池梦鲤的情书，他没有做出明确回复，却热烈地回应着这个爱笑的女孩，甚至周末补课时与池梦鲤出去约会。池梦鲤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希望和可能性，这些粉红色的泡影将她和迟老师连在一起，让她每晚睡前都觉得，自己必须要规划一下如何向父母坦白自己毕业后不想上大学，就想和迟老师在一起。偶尔迟老师给她批改的作业上，会画出约会时畅想过去旅行的国家的地图，这在旁人看来并无新意——迟老师是个认真的老师，每个学生的作业他都会如此批改，但是池梦鲤却会因为看到作业上的地图开心得满脸绯红。因为有迟老师这样一个人存在于她的心尖，她开始有些期待那些未知的世界和地点。

直到池梦鲤知道迟老师有妻子，她才如梦初醒。在高考结束的很多个夜里和后来的日子中，她看着那些手绘的地图，恍然大悟那些旖旎的山川河流风光，或者风情各异的国家都太缥缈了，它们都如同迟老师和后来各个贴近她的男人一样，看似瑰丽的外表下都隐藏着或多或少的不纯粹。她虽然知道这是世俗的正常现象，但却无法接受。她想念那个老洋房和全世界只在乎她的姥姥。

和林结网分开后，池梦鲤很快交往了比她小二十岁的实习生吴错，少年的真诚与快乐感染着她，吴错的投入程度震撼着池梦鲤，几乎让她以为自己被吴错天真的勇气唤醒了藏在身体最深处的、动不动就消失的那种叫做爱情的东西。

池梦鲤在周末带着吴错回到姥姥的洋房，在深山里这个静谧的夜晚，雨水从天而降，花朵张开了花瓣。月光在两人脸上交替浮动，吴错的手足无措与笨重，被池梦鲤一一用熟练化解，他们紧密地结合起来，依偎得很紧，像彼此的偏旁部首。吴错小心地爬上爬下，却依旧使池梦鲤看起来有很多浮于表面的疼痛。结束时吴错看到外面的槐树下槐花落了一地，带出肉眼可见的万籁俱寂。他满是歉意地坐起，却被池梦鲤一把抱住，池梦鲤将他按在自己胸口上，感觉像是得到了一个珍贵的宝物，男人如此真诚珍贵的第一次，使她的不安全感节节败退，几乎褪去一切恐惧，美好极了。

他们在度完周末后回到城中，走之前池梦鲤带吴错参观了自己二楼的杰作，吴错很兴奋，提议将院子里那棵小槐树也移植上来。这种奇异的想法使池梦鲤惊奇地被触动着。他们在二楼铺上厚厚的土，然后把槐树种了上去。

在城中，池梦鲤与吴错开始了同居的日子。两人每天早出晚归，不大的房子像是避风港，吴错每天跑新闻时晚回家一分钟，都会与池梦鲤一起咒骂计程车的司机，耽误他早点见到池梦鲤。起初池梦鲤只是觉得很可爱，可慢慢地，她发

现吴错开始咒骂所有人，包括他的父母。在一次歇斯底里的咒骂过后，吴错回过神来一般告诉池梦鲤自己有抑郁症。这时池梦鲤才知道，吴错的世界有多么病态，他倾尽所有只爱池梦鲤，是因为没有爱其他人的能力。吴错看着惊愕的池梦鲤，用手打碎了洗手间的镜子，然后捂着血流不止的手跑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池梦鲤在残破的镜中，看到自己发黄的脸色第一次有了白皙的征兆，居然还是因为无奈而产生的苍白。

疲惫不堪的池梦鲤选择了辞职。她驾车回到了姥姥的洋房，这时的池塘已经满是绿苔。池梦鲤安顿好后用罩网杆子将绿苔剔出来，清理好一切时她打开二楼的房间，在许多花草和那棵槐树中穿梭着。那棵槐树居然开始长大了，这使池梦鲤感到安慰。她突然觉得，姥姥一直被束缚在这里，在等着自己，区别只是现在的姥姥不会叫“阿绿”、“阿绿”。从窗外爬进二楼房间的爬山虎在轮椅上生长着，延伸到房间的各个角落。

池梦鲤洗了个澡，整栋洋房里没有开灯，她从雾气蒸腾的黑夜里走了出来，对着镜子借月光欣赏自己裸露的身体。有些中年女人的臃肿，但是因为不曾生育，还是比较紧致的，她快乐地在一楼的木地板上铺好床褥，躺下睡着了。她湿湿的长发像一根根树根分散在枕头上，梦里她梦到自己的触角扎在肥沃的土壤中，安心沉静地继续向地下深入着。但

耳边的噪音逐渐有些大，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肆意生长着，是生命在伸展的声音。池梦鲤被吵得从梦中脱离出来，但她并没有完全苏醒，她睁开惺忪的眼睛，看见头顶的天花板轰然坠落……

很久之后吴错来到深山中，他看见倒塌的老洋房，那些陈旧的砖瓦上已经长满了植物，一棵槐树直直地从绿色的废墟中生长出来，迎着四面的林涛招摇着。吴错眯起眼睛看着那些美好的绿色植物，走进这片废墟般却充满生机的森林，深深地呼吸着一些熟悉的味道。当他转身离开时，看到身边的瓷砖堆砌起来的池塘中，有一条欢快游动着的绿色鲤鱼。

竹篮子

